

## 〈Summer Lure〉

夏天的空氣又來了。我躁動難耐。

夏天的空氣是香的。這裡的香不是指草本植物的香也不是檸檬蘇打水那種香，夏天的香氣更加複雜，海邊的鹹水、午後暴雨的潮濕、冷氣轟隆轟隆運轉、校園的操場、在大馬路上閒晃到七點準時亮起的街燈……什麼都有。這些氣味芳香歡愉，夜裡尤其盛行，它們使我興奮異常像是制約反應，每每深呼吸一口空氣，我便不能安靜坐下，一坐下我就必須站起來，一站起來我就必須來回踱步，感覺全身的細胞蠢蠢欲動，火辣辣的要燒傷我的乖順溫馴。飽食夏天的空氣，感覺像是換了一個新的大腦，讓人進入日常生活以外的狀態。

我像往常一樣在黃昏以前上岸，準備離開市立游泳池。橘黃的光線和枝葉樹影在泳池水面上斜斜的交錯，遠處傳來腳踏車鈴鐺的聲響。我在淋浴間沖了澡、擦乾身體、換好衣服，把購物袋拿在手上。平時游完泳，我都會順路去超市買雞蛋。然而，就在自動門打開、外面的熱空氣撲上臉的時候，我忽然想不起自己原本要做甚麼，腦袋啪的一聲斷線，超市和雞蛋什麼的完完全全從地球上消失了。我試著用聯想法，從現在所在的馬路邊往回推算，最後卻得到非常離譜、不近現實的情況。

回到家獨自面對我的房間，一種難以言喻的興奮感攀附在腦袋上，我靜不下來，時鐘滴答滴答的聲音聽來分外挑釁，每一秒都躁動得無法忍受。

滴答滴答

家裡的氣氛太寂靜，今夜必須做些什麼才行。

\*

我沿著熱鬧的商圈騎單車。

黃昏時分，空氣黏黏的，塞在馬路上的車子從屁股無聲冒出黑煙，車子動彈不得，黑煙在馬路上淤積出一條胖胖的尾巴。下班的行人舉起手肘覆蓋半張臉，大口吸著袖子上僅存的辦公室冷空氣。騎樓擠滿了學生和年輕的上班族，流行服飾店的店員待了一整天終於忙碌起來。迎面而來一陣陣熱島的風夾雜人們交談的聲音，濕掉的瀏海緊貼在額頭上，全身的汗好像寧可待在身體裡也不願意出來。夏天被關在盆地熱島裡，好像一個巨大的微波爐。

公園的一旁聚集一群放學的女高中生，雖然騎得不快，但依然聽不清楚她們在談些甚麼。我曾經也是那樣，大汗淋漓的夏天，在馬路邊說著自己也不太清楚確切想要表達什麼的話，但那時卻感到非常幸福。現在，不知道為什麼，「談著不著邊際話題的女學生」的畫面對我來說承載著某種程度的悲哀。我加速前進，看見公園後方亮著暖色燈光。

日式料理餐館的地板上鋪著淺色榻榻米，店很小，面向馬路的落地窗在日落

以後成巨大的鏡子，把窄小的店面分隔成顏色飽和的一半和半透明的另一半

盤腿坐在椅墊上 我花了五分鐘靜下心來思考應該吃牛肉咖哩還是炸雞咖哩  
菜單分類清晰，字體大小沒什麼問題，顏色看起來很正常，但牛肉和炸雞究竟有甚麼分別呢，我遍尋不著記憶裡這兩者之間決定性的差異，每思考一次腦袋就更渾沌不明，最後只好選了寫在第一行的牛肉咖哩。店員送上招待的冰麥茶漂浮在琥珀色飲料上的冰塊叮叮咚咚撞擊玻璃杯，我盯著那飄浮不定的冰塊良久。

牆上的時鐘指向八點十分，店裡其他客人用剛好的音量交談著，那種音量不會讓人感到煩躁也不會太安靜讓人緊張兮兮，每個人都跟環境剛剛好地融合在一起，然後不知不覺就變成那環境的一部分 這個地方的所有人有著相同的頻率，只要哪個客人溫柔的咯咯笑了，其他客人好像也被感染一樣，用相同的音頻咯咯笑，回應著：「是啊是啊，的確是這樣子呢。」

溫柔的頻率像漂亮的黃絲帶在座位間流轉，我試著也抓起絲帶跟著輕聲跳舞，但無論如何揮動我的手就是抓不到。

只能保持安靜 避免破壞這裡平衡的秩序。

我一邊無意義的反覆捏著手背上的皮，一邊觀察其他客人 找點事做總能消耗太多的亢奮。透過落地窗映照的倒影，我看向右方的原木長桌。長桌上坐了六個人，其中三個人是一對夫婦與看起來五歲左右的女孩子；另外有兩個應該是剛剛去逛街的女子，座位上放了印有各式商號的紙袋。最右邊坐著一個男子，透過倒影看不清楚他的臉，大概只能判斷是年輕人 每個人看來都很滿足，在鵝黃色的燈光下，吃著幸福的咖哩 時間過得很慢，餐具和盤子接觸發出陶瓷清脆的聲響，乖巧而井然有序 幸福的空氣充滿在密閉的空間裡，黃絲帶輕盈地流動。我吃了一塊牛肉，思考著若是咀嚼得很慢或許能分辨它與雞肉之間的差異。那決定性的差異究竟在哪裡呢 一邊思考，我的腦袋一邊像煮沸的開水一樣咕嘟咕嘟吵個不停 等了大約一分鐘 我再次小心翼翼地用湯匙盛起一塊沾滿咖哩醬的牛肉。

抬起頭，我發現右邊長桌上的年輕男子不見了。快速環視整個空間，在被拉成長長橫線的殘影中 似乎又看見他的身形

我慢慢將視線移向落地窗的方向。

那個男子，在半透明的倒影裡 津津有味地吃著熱騰騰的咖哩

\*

餐館在九點鐘打烊。

走進同一條路上的書店，隨手拿起放在門邊的旅行雜誌翻閱，看了幾本 都沒有產生想要去什麼地方旅行的衝動

寫得真差勁，我想。不過，我也曾經對於介紹得一點也不怎麼樣的景點深深著迷 不過是幾年前的事而已。

往店裡的更深處看，左邊第二排高高的櫃子上有幾本看過的小說

「我可什麼都沒有過。」書裡的女孩子說。

「那你就可以免於失去呀。」沒有名字的主角說。

我試著繼續閱讀，但視線就像起伏的山丘一樣，零零落落地爬過長長短短的句子，這些文字最後都歪七扭八地跳起舞，在其他客人的頭頂上像流動的彩虹一樣到處亂竄。風從半開的門吹進來，越接近夜晚，夏天的空氣越濃烈，躁動的感覺也越分明。

走出書店，天空的顏色變成深不見底的暗藍，在短短幾分鐘內，傍晚的悶熱煙消雲散，晚風很涼，下班的人潮漸漸散去，只有遛狗的人和慢跑的人還悠閒地穿梭在林蔭大道上。

我將視線移回面前，在離我大約兩公尺左右的距離，有個男子正偏著頭看我。

你是小路對吧，我是阿健。」

那個在餐館忽然消失，正確的說法應該不是忽然消失，而是只存在倒影裡的奇怪男子，現在正在我面前踢著地上的空可樂罐，技術像是從小就開始練習足球一樣高明，他的顏色看起來非常飽和，一點都沒有剛才那樣恍惚不定，就像電視斷訊一樣隨時會咄滋不見的感覺。

你是…… 我說。

夏天的夜色真不錯，他暫時停下踢罐子的動作，看著我說

所以呢？ 我說。

讓人想起從前。」他說。

「你是剛剛在餐館的……

「因為我活得很不實際，所以有時候才會是半透明的樣子，要是剛才嚇到你了，我向妳道歉。」他一本正經地說。我試著在腦袋裡排列他說出來的每一個字，不論以甚麼形式都沒辦法組成一個合理的句子。那聲音聽來不像是有人在說話，反而更像是在空氣中飄浮的訊息恰巧如泡泡一般被我接住了。

不過，你現在看起來很正常。」我好不容易擠出回應

小路小姐，時間不多了。我們必須趕快走才行。」

＊

「要去哪裡？」我居然沒有這樣問就跟著他走了。

我們沿著騎樓走路。沿路上都是停在格子外面的機車和樓房之間短短的斑馬線，灰藍色的鐵門都拉下來了，四層樓高的海鮮餐廳也掛上營業結束的門牌，只有遠方大型綜合醫院的日光燈還明亮。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們在一個巨大的拱形水泥建築前停下。灰色的水泥牆透著陰冷的氣息，柱子下有幾輛看起來像是停了二十幾年動也沒動過的腳踏車。隱約可以聽得見水拍打岸邊的聲音。

這裡是廢棄的港口入口。

「蓋了新的入口以後，大家就都只從另一頭進去了。那裡有很多新的商店餐廳業者裝上木製的椅子和大洋傘，掛橘黃色燈泡 來這裡看河的人可以一面喝咖啡一面沉浸在浪漫氣氛裡。雖然，蓋新的東西大概是所有老地方不得不面臨的命運 但我還是喜歡舊的。阿健說。

「那種純粹的、不可逆的舊法。」他補充。

來到這裡，我想起了我也曾經在幾年前來過舊的入口 當時一路上都是不知道因為什麼而沒有跟上都更的矮房 港口前有一大塊空地，長滿了雜草，唯一的建築物是遮雨棚，下面有方形的石椅。我在那走過很長很長的路，沿著堤防可以一路走到七八個捷運站外那麼遠的潭 但來的那天 and 誰做了什麼 天氣如何，我卻沒什麼印象

遠方幾朵雲層讓天空的色彩看起來複雜了些。我盯著河岸對面的高架橋，上面的路燈和車子流動 忽明忽滅，好像橘黃色的小燈串

一回神，阿健已經沒頭沒尾地快步走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他敏捷地翻越「禁止進入」的告示牌和鍊條，奔向看不見盡頭的河濱步道。此時，河面上的紋路原本按照風的吹拂波動，但當阿健經過的時候，那些水的紋路卻不自然地朝他奔馳的方向急速流動。

嘩啦嘩啦——嘩啦嘩啦——。

阿健跑得越來越快，那些水流也一層一層疊了上去，越來越熱烈、越來越高，過了幾秒已經像巨浪一樣快要淹過他的頭頂 正當他快要消失在河浪之中 河水快速連成一線往天空攀升。雲層霎時間變得極厚

一場大雨轟的一聲猛烈下起

相當戲劇性的畫面，我沒有別的選擇，被迫進入腦袋空白的狀態

河面被落下的巨大雨滴擊出一個個重疊的同心圓。他不知道哪裡弄來一把傘，撐著傘，站在遙遠的一端。

我們就這樣在傘面下欣賞這一場漂亮的大雨，過了許久都沒有說話 我稍微適應現在所正在發生的事情，發現雖然是戲劇化的場景，但因為身在那之中，戲劇的本質在驚奇一陣過後就消失了。戲不戲劇都無所謂，我就在那戲劇裏面

「夏天就是要有猝不及防的暴雨才對。」他說 似乎很滿意自己製造出來的成品。在雨聲中，他的聲音清楚明朗。

「我曾經來過這裡，但怎麼也想不起那天到底做了什麼。我想是不太重要的事情吧，不然應該會牢牢記住。不過 現在我想起那天也下了一場傾盆大雨 對了，上次來的時候也是夏天。我說

一邊說，我一邊試著在腦中把零碎的記憶連結起來 然而無論怎麼努力所有事情都像是隨便寫下的購物清單一樣，沒有秩序地四散 一切都太悠遠了

雨一直下，雨水籠罩整個河面，看不清遠方。我仰著頭看著雨滴從高處落下，好像真的可以看見雨水如何脫離雲層，如何從幾百公尺的高處一路來到我們面前。我們又那樣沉默地看著雨，不知道過了多久。這一帶凋零的景象在雨中顯得更加蒼茫，四周望去只有荒煙漫草和廢棄的觀光遊船孤零零停泊在港邊，隨著暴雨上下漂浮。

「我非常喜歡夏天噢，小路妳也是吧。」阿健忽然從雨中回神。

說完，雨像是收傘一樣一瞬間停了 只留下雨的氣味。

\*

阿健說接下來想看電影

我們徒步走到位在另一個商圈的二輪戲院，因為是有名的夜間營業戲院，所以來看電影的人不少，有成群的少年少女，也有年紀成熟一些的情侶。

他挑選了一部文藝愛情片，劇情模糊、色彩鮮明，是那種並不讓人特別在意主角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卻對裡面出現的場景印象深刻，好像連那老舊環境的霉味都聞得到的電影。

我從幾年前就不看這種電影了。

戲院的走廊昏暗崎嶇，只有微弱的日光燈和逃生出口的綠色燈光照明。門牌上寫著非請勿入的機房發出不間斷的細小嗡嗡聲 地毯是暗紅色的圖騰，已經被一年又一年經過的年輕人踩髒，上面緊緊黏著灰黑的鞋印 一間間緊閉著門的包廂偶爾會發出電影播放聲，隔著門聽不清楚

「好像是這一間。」我核對手上鑰匙的號碼與門牌上的數字。

我試著插入鑰匙打開門，但無論怎麼轉都沒有用，門緊緊反鎖著。

「拿錯鑰匙了。」我說。

「我來試試看 阿健說。

他喀拉喀拉的轉動門鎖 門打開了 迎面而來一陣古老的氣味。

我們坐進兩個人的包廂，沉默地等著片頭廣告播映。我看過那廣告，但記憶模糊，總覺得它很多年以前就在電視上出現過。前半段的劇情和想像中的一模一樣，偏重刻畫周遭氛圍的文藝愛情 然而卻出奇的不無聊。或許是因為冷氣很香，空氣的溫度詭譎的舒適 黑色的沙發椅柔軟，躺在上面感覺像在灑滿陽光的吊床上沉淪。

看電影的體驗比想像中好。

明明應該是平板的文藝愛情電影，我卻深深地被吸引，感覺好像一下子年輕了幾歲。

燈亮

影片結束 光影卻旋即暗了下來。

片尾曲開始播放的前幾秒，影片卡住了 畫面切到某一幕的場景 螢幕上男女主角撐著傘，無聲地在河邊散步。喀啦喀啦，控制台好像傳出什麼聲音。幾秒鐘後又是另一幕 男女主角穿著制服搭上列車 手上握著自製的地圖，上面標示著不存在的地方。喀啦喀啦。膠捲轉動的聲音。一幕一幕放映過的劇情無次序地回放，電影被分割成好幾個無意義的、零碎的片段

在這之中，我意識到有些畫面已經和先前不一樣了，也就是說，雖然是重播，但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播放之間，有什麼地方改變了。色調、說話的語氣、年代感，都有非常微小的不同，像是找了一群長相極度相似的人演一遍一模一樣的劇情。

喀啦喀啦。河邊愉快的散步。

喀啦喀啦。女主角哭泣。

喀啦喀啦。校門口。

喀啦喀啦。大雨滂沱的河邊。

像是有人在控制台挑選應該重播哪一個片段。

反反覆覆 讓人聯想到科幻電影裡時光往返的情節 這明明是文藝愛情電影，但這空間裡的氣氛詭異得讓人凍僵了身體呆坐在那裡，想要逃跑也沒有力氣 空氣變得不和諧，溫度也失去平衡，一切都不在軌道上 喀啦喀啦

忽然之間，我看見螢幕上是一張像我的臉。應該說，那就是我 按照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這種一般特徵來判斷的話，那是我 我在大雨滂沱的河邊與校門口之間 反覆切換著。投影機發出的光鬆散凌亂地映在幕上，我的臉 喀啦喀啦

什麼.....

一瞬間畫面又消失不見了。

那真的是我嗎

我確確實實沒有演過電影。那麼，是一個和我長一模一樣的人 演了這部電影嗎？

還是 我因為什麼聯想而自動帶入了我的臉也說不定。或許我曾經去過的場景，和電影有幾分相似 曾經閃過眼前的畫面也可能和某個分鏡有雷同之處

我想起剛剛那一場某年某月某日的大雨，我在河邊走路，一路走到七八個捷運站外的潭

我想起電影裡年輕的男女

年輕的男女。

「不好意思！」

戲院的服務生打開門，說我已經在電影結束後獨自坐了半小時。這時，我才發現阿健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了。

走出包廂 戲院外又看見我們進來時在門口群聚的少年少女，奇怪，他們看起來比剛才老了一些

阿健站在路口等我。

\*

林蔭大道上，風徐徐的吹。偶爾有呼嘯而過的摩托車，留下尖銳引擎聲 引擎聲在空氣裡蒸發以後，整個環境又比那聲音來之前要更安靜了

電影結束後，我們在人行道上散步，夜晚的人行道看起來像不那麼茂密的森林。阿健和我並肩走著

左右兩旁種滿了茄苳，樹幹粗糙，果實的形狀像葡萄，一串一串高高掛在天頂，是葡萄串起來的星群。風吹過來，葉子持續不斷地發出沙沙沙的聲音，是城市睡眠時間安詳的呼吸。

沙沙沙沙沙——

沙沙沙沙沙——

一切的一切都睡著了，剩下我 還有阿健，還有風。

我睡不著，毫無睏意。每一次呼吸都讓我朝向亢奮的一端傾斜。不管是心理還是身體，都無法忍受絕對的靜止，必須一直做著什麼才行。

阿健安靜地踏步

我東張西望 從樹幹之間不算小的縫隙裡窺視街景。

路上只有微光，所有事物都看不清顏色，招牌沒有亮著閃燈 我們的影子在路燈的拖曳之下黏呼呼地尾隨，就像所有發生過的事，黑漆漆地跟著我。夜越深，它們的形象越鮮明。影子好像要從地板站起身來，立成形體。

人行道周邊沉睡的場景 異常鮮明地在我的記憶裡甦醒。像七點準時燃起的街燈，依序點亮種滿茄苳的大道 我深深地吸進夏天的空氣，氣流在心中匯聚成漩渦，儲藏在記憶深處的事物從漩渦底部向我招手。

我又深深地吸進一口空氣，亢奮的感覺越來越難以壓抑。

夏天的空氣是香的

「你看，」我指向兩點鐘的方向。

「那裏是我買第一把吉他的店。我摔到好幾次，老闆都幫我修理喎。」

「他都對學生很好。」我說。樂器行的透明玻璃上貼滿螢光海報，電吉他永遠都在特價。

沙沙沙沙沙——

隔壁是冰店。

「那家很貴，我以前只有熱得受不了的時候才會進去。夏天背吉他，袋子厚厚重重的，好辛苦。」

「前面也有一家賣冰的 以前常常去。他的菜單很可愛，我都會偷偷蒐集，」

「天氣冷的時候會改賣湯圓。」

沙沙沙沙沙——

「以前，社團結束以後，我們都會去吃那邊那家麻辣鍋。」我把手指向另一方。原本的招牌已經不見了。

「阿，原來收掉了。還營業的時候，都開到十二點。」我說。

「那一棟的二樓是咖啡廳，裡面有投幣式點唱機，還有電玩。」

「老闆蒐集很多公仔，我們都在那讀書，甚麼也沒念進去，倒是玩了一堆遊戲，唱了很多歌。」

說是咖啡廳，倒更像遊樂場。根本安靜不下來。」

停不下來。我一口一口吃著夏天，一口一口吐出來。像少女一樣，說著不著邊際的話題。邊際好遠，對少女來說，她們連有沒有邊際都不知道。

沙沙沙沙沙——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到很多事情，停不下來 我說太多了，

「換你說話了吧？」我對阿健說。

我看向他的臉 那一瞬間，空氣之流達到完全的靜止。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

阿健的影像，由飽和的一個個體，分開成左右兩個半透明的形影，然後再重合回原本的樣子。

沒有看錯，阿健有著的，是一張我見過的臉。

沙沙沙沙沙——

有人說行道樹是城市的心臟。走在兩旁種滿路樹的人行道上，樹的葉子 果



實、已經掉落的還沒掉落的花散發的香氣，總是讓人想起在這座城市發生的古老事情。夏天空氣最濃烈之處，就藏在葉子的間隙。

＊

阿健有著跟我前前前前前男友一樣的臉。

究竟是幾個前，老實說我無法確定。換個說法，他有著的，是我第一個認真愛的男朋友的臉。和阿健乖巧的髮型不同，那個男朋友是龐克頭

我以前也染過粉紅色的頭髮。黑色長出來以後，我的髮型像百貨公司地下街超市會賣的草莓巧克力。草莓巧克力是由叛逆變為乖巧的證明。龐克頭以前會說我看起來很好吃，我總是沒有說回去，我並不覺得他看起來也好吃，儘管這樣有些沒禮貌，但我不想說謊。

他總是跟著我一起去圖書館，我們引來側目，因為這樣的髮型並不適合進出這種場合，這像是一條用透明的筆寫在圖書館規章底下的附註條件：髮型詭異的人禁止進出。

但我們很叛逆，所以我們要進去。我們要狠狠地讀書，我們喜歡看大家驚奇的扭曲的搞不懂這兩個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臉，這就是愛情。

我們喜歡去水族館，在那我們的髮型並不突兀，跟深藍色的水缸很配。傳說中某家水族館藏著巨大的鯨魚他會流眼淚，我們都想看，所以製作了水族館的尋寶圖，踩點，但終至分手，我們都找不到會流眼淚的鯨魚。會流眼淚的鯨魚在幾年前死了，報紙上寫的。我在某家沒落的麵店讀到這一篇報導，沒有什麼感覺，那時候已經對會流眼淚的巨大生物不感興趣了。

我們以前會咯咯笑，像瘋子一樣，不為甚麼而笑的笑最好笑。我們會窩在家具店的沙發上，假裝我們有一個燈光昏黃的家，假裝我們在看影集，假裝我們買巨大的Costco空氣包，扛扛扛的咬著洋芋片，掉得滿沙發都是。

我們也曾在城市的各處走過很長很長的路，在還沒有貨櫃市集的荒涼碼頭，走到七八個捷運站以外的潭，我們也看文藝愛情電影，那時候覺得很浪漫，很久以後我搞不懂為什麼有人覺得這種只有顏色好看的電影好看，那時候我已經太懂文藝，所以我眼光銳利，熱愛批評 我們也在林蔭下吃黏膩的生日蛋糕。

我們古怪、稜角分明、格格不入。但是後來我才發現，稜角分明其實比圓滑更幸福，可惜磨平的東西找不回來。

夏天結束的時候，我們的戀情也結束。不知道為甚麼，我受了巨大的傷，我覺得他看起來好像沒事，所以我更受傷。他是不是真的有事，在某個從窗簾透出黃綠色陽光的下午，我坐在家裡的沙發上，腦袋像是突然被撞擊一樣，冒出了「或許他在某方面也受了傷」的想法

然後我徹底忘記他。

直到現在，幾年後的現在，我第一次完整地想起這個故事。

我懷疑這是虛構的不曾存在過的經由大腦的浪漫情懷編寫的，因為它太精緻而且突然 但某種強烈的命運般的力量告訴我它確實存在。

\*

沙沙沙沙沙——

躁動因子不斷在體內擴張、膨脹。它們先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滲透，輕微改變我的意志，然後一步一步，藉由景物、氛圍，鑽入我的毛孔，逐漸撐滿我的大腦。在有濃濃夏天氣味的林蔭大道，躁動因子進入全盛期。蹦跳的躁動因子讓體內和體外連成一個世界 夏天的空氣害人上癮，一口一口，吃得越撐脹興奮感也越強烈。

此刻面對著前前前前前男友，我躁動難耐。景色在旋轉 世界從常軌正式脫離

「我想起來了……」我顫抖地說。

「小路，妳記得嗎？我們一起去過的所有地方。」阿健說。

「我記得 我從來沒有忘記過。」我說。

「我以為妳不想見到我。我以為你不希望我再一次出現在妳的生命。」他說。

「我……

躁動因子熱烈歡呼。想呀，它們說。

「我一直都在等你！」我來不及說，話就突然出現了。無法控制

「那是最好的記憶……你或許不相信，但如果可以，我好想一輩子都活在那個時候，是真的！讓我賴在那裡，時間靜止也無所謂……我們不要變老 我時常這樣想，要是你回來有多好，沒有你以後我就再也沒有體驗過那種奇幻的快樂了……」我說。

「妳真的那樣想嗎？」他說。

「是真的……是真的……」我的鼻子皺在一起，水滴從眼尾開始黏滑地爬下臉頰。

我沒辦法全然地喜歡沒有你以後的生活，只有你在的時候，一切才特別！

水滴爬滿整張臉，像河流一樣。我想他要回來了。

經過漫長的等待，等到我都忘記自己也曾經漫長的等待，不管是什麼奇怪的理由，總之他要回來了，我從不曾相信他會回來。但他真的要回來了，我也曾經做夢夢見只屬於電影情節的奇蹟。

我曾經想著，變成更成熟的女性以後，我就會忘記他，能過精彩的令人稱羨的獨立的日常生活，精進自己 領悟哲學的道理 變得有魅力 然後他就會受到感召而回來。

每一個努力變成成熟的女性的最終目標，都是要回不來的少女時光因為自己

的成長而奇蹟似地回來。

他就要開口邀請我了。

「我好希望你回來……帶我走……我們一起生活……」我說。流過臉頰的水滴在下巴匯聚，計算時間一般的 一滴滴以精準的間隔墜落

然而他只是低下頭，沉默了許久，視線模糊，我看不清楚他臉上是甚麼表情。天色起了微妙的變化，接近凌晨了。

漫長的沉默。

在第一輛貨車駛過以前，他終於開口。

小路，我沒有辦法帶妳走。」他說。

「什麼……

「我也懷念以前的時光。」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能……」我抬起頭看著他

你自顧自地出現……突如其來打亂我的生活……你若是不能，又何必出現，粉碎我一步一步整理好的世界？」

「我……」

「小路小姐……快要沒時間了，我不能帶妳走！」

夏天空氣最濃烈時，聞起來是清淡悠遠而不是燥熱的。白天空氣之中混雜的熱氣和廢氣讓夏天的真實面貌得以微微隱遁。待人聲車聲像海潮一樣退去，夜的最深處，純粹的夏天才會現形。

太陽在地平線深處準備甦醒。夜由黑變為濃濃的藍，像是泡在藍色水彩裡的，幻想中海洋之下的樣子。有一種說法稱這段時間為藍色時刻，通常出現在日落以後或者日出以前的一小段時光。環境的飽和度越來越高，城市沉在海平面底下。

但他的身體越來越透明。起先我還觸碰得到他，後來即便我死命地向前伸手也只感受得到空氣。我好不容易看見那些的記憶正在一點一點消失。

年輕人從大樓裡搖搖晃晃的走出來，準備過新的日夜顛倒的一天生活；大型貨車趁車流還沒形成以前在市區繞行；早餐店的鐵門向上拉一半，縫裡傳出磨著鐵板的尖銳聲響。早晨蓄勢待發。我知道我無法阻止。

「小路小姐，我……」他深深吸進一口空氣，飄浮在空氣中的身體顯得更不穩定，他說著說著，身體像煙一樣，低飽和 旋轉 漂浮 忽明忽滅

但他的意志堅定，我聽得見他清楚說話的聲音。

「我不是什麼阿健，很抱歉，我只是需要一個名字。為了你理解我的存在的方便性。

我或許是你的前前前前前男友，如果你這樣認知的話，也並非錯誤。但更精準的說，我是那些妳沒有忘記過的事物的載體 我不該具象化，因此對於一切也適應得不好，我本來應該在妳的體內與妳和平共存，讓妳察覺不到依然可以幸福地生活 或許因為我的存在而在思想與經驗上對妳有什麼幫助也說不定。人如果沒有堅守某些忘不掉的事物，就沒辦法在地球上留下什麼痕跡，那是很孤單的，像遊魂一樣

然而，有強大的力量迫使我離開妳的身體。夏天的空氣承載太多開關。或許這對妳來說是代表性的季節，或許什麼關鍵性的事情發生在夏天 當夏天的元素接觸到我時，我體驗到類似某種慾望的驅動 我抽離妳的身體和意識，獨立在妳之外。這樣的感覺確實很美妙 只要呼吸，就能置身在幸福圍繞的空氣 好像發生過的事情重演。不過，妳千萬別誤會，我並非帶著惡意要害妳墜落。

濃濃藍色的水彩逐漸變淡，魔幻的時刻就要退去。城市裡的空氣不夠乾淨，天空上有薄薄的雲層，看不見清晰的日出。但天邊已經透出鵝毛般新生的黃光，優雅的淡藍與淡黃將天空分成兩半

但我確實不是他。真正的他究竟是怎麼樣，我一無所知，我僅是妳的世界裡的他，關於我的一切形象都是經由妳的感知和思考構築而成。即便是我現在說的話，也是妳身體裡某種強大的力量藉由我向妳發出的訊號。為什麼妳會有這樣的力量，我不清楚，或許你已經理解一切事情發生的原因和最終的去向。妳已經理解我，理解命運的必然 我無法帶妳走，始終是妳帶著我。

在太陽完全出沒以前，他的形體消失了。天空刷白，新的一頁。

妳接納了不可逆的改變並持續地往前。妳是成熟的女生 不會掉進少女的漩渦。只要相信這一點就足夠。

\*

我在車潮正好變得水洩不通時往家的方向走去。途中路過超市，結帳的隊伍一路向走道蔓延，等了幾分鐘，終於結完帳 鑽進巷子裡的家。

把雞蛋放進冰箱以後，我坐在沙發上，無意識地看向前方，視線落在電視螢幕上 液晶螢幕映照的是我的臉

顏色黯淡，輪廓模糊的，映照在沒有打開的電視的我的臉。

我凝視著那張臉許久。那確實是我。

